

视觉观察

【编者按】

五月，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凭质朴表达与真实质感站稳银幕，市场热度持续攀升，口碑掷地有声，成为一匹文艺黑马。  
本期湘江副刊·艺风，从侨批文化内核、女性情谊书写、音乐镜头美学切入，聊聊这部影片的动人之处。

# 一纸侨批，万重山海

黄伟兴

“一纸侨批，半生牵挂。”一封封跨越重洋的家书，凝结为动人的中式深情。  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“情书”，既是阿公写给阿嬷的信件，也是一封寄往旧时光的家书。通过孙子晓伟的视角，我们得以重新触摸那些被岁月遮蔽的爱与遗憾。作为贯穿全片的重要意象，侨批承载着潮汕家庭长年分离的情感，也映照出老一辈漂泊谋生的艰辛与牵念。  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所呈现的，不仅是忠贞的爱情，更包含同胞之间朴素而深厚的情义，以及蕴含其间的家国意识。导演蓝鸿春以侨批为媒，将带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海报。

有生活气息的家庭故事，拓展为一段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情感叙事。从市井巷陌到南洋异乡，个体命运与族群记忆彼此交织，呈现出岭南文化的独特底蕴。  
影片以侨批为线索展开叙事。阿嬷叶淑柔半生守望书信往来的“阿公”，孙子晓伟远赴泰国追寻真相，最终发现，与阿嬷通信数十年的并不是远赴南洋的郑木生，而是陌生人谢南枝。这一反转，使个人情感在时光与命运的错位中更显深沉。  
电影的叙事上多出一层引人入胜的巧劲。现代线以晓伟赴泰寻亲为引子，将略带功利的现实动机包裹进带有喜剧色彩的情境之中。这种略显世俗的起点，反而成为观众进入故事的情感史一点点剥开。  
这种节奏控制，是影片的要处。历史线中，叶淑柔与郑木生的离合起于日常，在漫长等待中沉淀出重量。侨批作为叙事载体，在跨越山海与年代，将生死、误解与承诺缠绕在一起。郑木生“死后仍有来信”的设置，看似戏剧化，实则扎根于特定历史语境，既构成张力，也让观众触摸到那一代华侨真实的漂泊处境。  
角色塑造方面，影片在细节中丰满人物。情比金坚有多种形态，“木”“枝”“叶”的关联无疑是其中动人的

诠释。叶淑柔阿嬷是全片的情感轴心。她的守，是一种带有文化质地的选择，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，她以近乎沉默的韧性，摆脱了传统贤妻叙事的单一维度。她从南洋寄来的咸猪肉分子邻里，以微薄侨汇维系乡里情分；得知资助者并非郑木生时，她没有怨怼，而是想着偿还，守住做人的分寸与尊严。一句“做人要有情义”，让电影有了更为沉甸甸的分量，也使这一人物的情感指向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。  
谢南枝不信命。她承继家业，与父亲守着一间旅馆为生，也厌弃“厝主走仔”这一带有宿命意味的身份指称。识字，使她从不识字的“走仔”，走向代人书写与传信之人，也使她成为郑木生与远方之间的隐秘桥梁。  
自郑木生在火灾中救下谢家父女，又因替厝主出头入狱之后，南枝便代其回信、寄款报安，前后十八年不辍。木生去世后，她仍以其名义续写书信，一人维系两地两家。  
郑木生曾说：“你不识字，可以收一辈子租；他们不识字，只能做一辈子牛马。”这句话不仅改变了谢南枝的命运，也让她在一封封侨批中，看见远行者以劳作与沉默支撑的生存底色。谢南枝与当下常见的行动叙事有所不同，她的主体性在行动中展开。她于乱世中主动承担责任，替人书信、维系亲情、接济同乡，以具体而细微的劳动承载起近乎沉重的信义，亦呈现出海外华侨对中华文化的无声传承。

及至叶淑柔赴泰认亲，临别之际，南枝只道，咸猪肉若是好吃，便再寄。言语未尽，而情意已深，人物也由此抵达无声胜有声的情感深处。  
值得一提的是，背景音乐的选择和本土演员的加入，强化了影片的真实限度与生活质感，使家人邻里拌嘴等桥段既具喜感，也更贴近日常情绪的流动。  
“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”，触及的是潮汕人过番的集体记忆。从潮汕到南洋街市，不仅是地理位移，更是身份与命运的迁徙。影片对地方景观的呈现，使空间成为历史经验的承载体。食物、方言、民俗在其中自然流动，构成文化辨识度，也避免了符号化的堆砌。  
一封封侨批寄寓着私人情愫与同乡情谊，让乡愁有了具象的载体。镜头之下，信笺、字迹、汇款与叮咛相互映照，一纸书写、一程寄送，便是一次跨越山海的情感奔赴，沉淀着家国记忆，也延续着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文化根脉。  
乡土并未远去。我们在离别与思念中成长，也应在前行中守望相助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乡土题材摆脱沉重，也让方言表达不再成为限制。当创作者以真诚为前提，让叙事与情感先站稳，再谈结构与形式，方言承载的故事同样可以引起更广泛的共鸣。“好笑”来自生活本身，“好哭”源于时间与情义的叠加。在谈笑与怀念之间，影片寻到属于自己的叙事节奏与人文温度。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海报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并不算传统范式下的“女性电影”。导演并不试图用议题博取流量，只是安静地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潮汕与暹罗之间的往事，讲离散，讲守望，讲几个普通人如何在乱世里用书信和银钱撑起彼此的生活。正是这份求真务实的态度，写出了近年华语银幕上尤为动人的女性关系。它不完全符合我们对女性叙事的固有期待，却抵达了一个更辽阔、也更本源的维度。  
影视作品中的女性情谊，常见的大概有两种路子。一种是一群困境中的女性结成同盟；另一种则是“都市姐妹淘”式，女性们聚在一起，分享爱好、倾诉烦恼、寻找慰藉。这两种模式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，那就是女性之间的联结，源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。  
但淑柔和南枝的关系，跳出了这两种叙事框架。导演在塑造这两个角色时，并未急着为她们贴上固化的性别标签，而是先将她们还原为独立的鲜活个体。  
淑柔的坚韧、守信、敢爱敢恨，来自她的性格底色。她因为一个承诺坚定地等候木生几十年，也会因为误以为木生再娶决然断开所有联系。她的隐忍与担当，固然落在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框架之中，但真正支撑她走过漫长岁月的，是她对承诺的敬畏。即便剥离了世俗赋予的性别身份，她依然是那个重诺重义的人。  
南枝的独立、果敢、一诺千金，首先是作为一个“人”的选择。她二十年如一日地寄出钱款和信件，亲手维系着另一个家庭的生计，这份担当或许并非来自某种抽象的、面向同性的集体共情。也许南枝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接住了一份嘱托，就会用一生去完成。  
这种处理让角色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淑柔不必成为贤妻良母的标本，南枝也并非刻意塑造的独立女性符号。淑柔和南枝的联结，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，是个体对个体发自内心的欣赏和珍重。  
前文所提及的两种女性情谊书写，女性互助往往被呈现为情感层面的彼此支撑，很少触及更有分量的责任共担。而淑柔和南枝的关系最具突破性的地方正在于此，她

## 女性情谊的另一种书写

许可

们的联盟，是一场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互助。

南枝为淑柔传递侨批、寄钱写信，是主动将另一个家庭的生计扛在了自己肩头。在“赚钱养家是男人责任”的旧时代认知里，这份家庭经济义务，却由两位女性构成与维系。南枝的诚信、能力与判断力，直接决定着远方的血汗钱能否安全、准时地变成淑柔餐桌上的食物、身上的寒衣、修补屋檐的砖瓦。而淑柔每一封写满感谢与思念的回信，也化作南枝重要的情感支柱。两者形成了一个完整、自洽的互助系统。  
但南枝之于淑柔的意义，又不只是“木生的替代品”那么简单。南枝在信中写“吾妻淑柔”，借用木生的身份，措辞却渐渐渗入她自己的温度，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细腻、理解与深情。木生寄回的信多是报平安，直白地表达歉仄与思念，带着粗粝。南枝的信则不同，她会由衷欣赏淑柔独自赶

跑小偷的孤勇，写下“谁言女子肩膀不够伟岸，为母则刚，恰似你的样子”，毫不吝啬她的赞叹。她还会压一朵火红的木棉花在信笺里，让花香跨海而来。她记得木生曾许诺给淑柔买一辆自行车，最终由她跨海运抵。如果说木生对淑柔的爱，是男人对女人热烈而粗放的，那么南枝给予淑柔的，是一种更温柔、更绵长的看见——看见她的勇敢，也心疼她的不易；认可她的刚强，也惦记她的寒暖。  
淑柔的回信同样如此，她向南枝倾诉持家的艰辛、育儿的困惑、对丈夫的思念，也分享孩子们的成长。她不知道信那头的人已经换了，但她感受到的真诚与牵挂却是真实的。两个女性就这样在养育与持家的具体劳动中，完成了对彼此生命的托举。  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为“女性情谊”提供了另一种朴素而深远的想象。两个女性的生命彼此缠绕，不是为了争夺某个资源，也不是为了集结起来共同对抗某个符号。她们只是在各自崎岖的命运里，选择成为有担当、有情义的人，然后互相辨认，彼此托底。或许这正是许多女性电影想要抵达的目标，不再执着于角色的性别身份，只看见她们作为“人”的爱、良善和忠诚。这是女性故事更宽阔的意义。

## 一曲潮音，一帧温柔

卢尘亿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部电影火了，在故事之外，它的动人之处，还有真实、自然的音乐与镜头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合计有四首歌，《月下煮茶》《来去打工》《置家之歌》《一封侨批》。它们串起了整部电影的情感与人物命运。四首歌，四种味道，有茶的温润，有打工的辛酸，有海风的辽阔，有侨批的厚重。跟着这些旋律，你就听懂了潮汕，同时听懂了那些等着你和念着你的人。

作为影片的核心主题曲，《月下煮茶》是时光沉淀的温柔馈赠，亦是两位阿嬷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。一把吉他，一个人哼着“月圆，圆，影起炉火，日子悄悄又添岁”，没有哭天抢地，只是一个老太太慢慢熬着。歌里，茶成了一辈子的等，“繁花到底落谁家，我愿今生为你先煮一杯茶”。导演蓝鸿春说这不只是一首潮语歌，更是一曲写尽人生百态的生命诗篇。

《来去打工》唱出了南洋华侨的辛酸。歌名意即“去打工”，还唱得挺诙谐，没有一味卖惨。听这首歌，你仿佛能看见那些在异国土地上佝偻着

背、咬着牙活下去的背影。它让人想起影片中的谢南枝，和留守故乡的那位阿嬷叶淑柔一样，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跨越两个国度的思念。

“置家情意浓，曲虽未定调亦不阻碍，沧海辽阔，叹世事多变”，《置家之歌》里，满是岭南海边置家真实的生活，海浪声、渔船、风雨飘摇的日子。它铺垫出下南洋的时代背景，无数人便是从这里出发，辞别故土，远赴海外，开启颠沛流离的人生。  
片尾曲《一封侨批》，亦为整部电影情感的收口。歌采用南澳方言演唱，无任何华丽编曲，乡音浓厚又很简洁。“批肉浸透亲情，批壳沾满泪”“平安当大赚”这些词写尽了过番游子的苦楚、愿望与家国执念。半个世纪的离别，都装在这首歌里了。

再聊聊镜头语言。导演的镜头好似一个旁观者，并没有刻意走近去拍，偏偏这种拍法特别戳人。电影里，孙子揭开尘封的真相，打电话给奶奶，在电话里念信告诉她，那寄钱的人并非奶奶的丈夫，实乃另一个女人。想想看，叶淑柔等了大半辈子才等到如此消息。换作其他电影，演到

这里，会不会来个特写，演员嚎啕大哭一场？这部电影没有，唯有镜头远远地拍着阿嬷的背影。她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外面下着雨，然后转身回厨房，说：“我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有。”就这么简单。她没哭，她去做饭了。然而，就是这样把天大的事咽下去的样子，比哭还让人心疼。彼时，音乐未起，只听到下雨声和走路时拖鞋的声音。镜头也不拉近，一直这样远远地观看。这才叫难受，不是电影告诉观众当时你很难受，是你自己看着一位老人的背影，心里面不由自主地酸了。

侨批那段也一样。每次信拿出来，镜头随即慢慢靠近，将上面那几个字拍清楚：“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”。你顿时觉得这不再是一张纸，而是一座桥，连接着潮汕与南洋。还有一个转场很妙，阿公在南洋蹬三轮车，汗水掉在地上，下一个镜头，阿嬷在家打水，水滴在青石板上，一汗一水，把相隔万里的两个人联系起来，一句话不说，观众自然就懂了。

结尾这场戏，令诸多观众落泪。阿嬷找到南枝，可南枝早已老年痴

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海报。

呆，认不出她。两位老太太坐在一块晒太阳，南枝迷迷糊糊问了一句：“我寄的咸猪肉，收到没？好吃不？”她什么都不知道，仍然还记得有个“阿姐”，还记得那块咸猪肉好不好吃。同样，镜头也没有往上推，还是那样远远地拍着，阳光洒在两个老太太身上，缓缓地往后拉。没有抱头痛哭，更没有互相诉苦，一辈子的事情都安静地收在那个画面里了。  
好电影还真是如此，你不光在看别人的故事，看着看着旋即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人。这部电影没有大明星，镜头也不花哨，音乐也很克制，如一杯凤凰单枞茶，入口清淡，咽下去之后，那股回甘久久不散。



李彦设计的虎头帽。

通讯员 摄

艺苑杂谈

## 湘西“萌虎”，惊艳出山

王婧

最近，一顶来自湘西十八洞村的苗绣虎头帽走红。憨态可掬的虎头，圆溜溜的眼神，深蓝色的立体鼻子，两侧缀着灵动的红色绒布腮红，末端坠着金色小铃铛，鲜活生动。  
这顶帽子，出自湘西职院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的“00后”姑娘李彦之手。她被湘西本土传统虎头帽老绣品古朴的纹样与造型触动，用自己的设计语言，进行了一场苗绣的现代转译，让传统老样式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。就这样，古老纹样与现代审美完成了一次轻盈的握手。  
要理解这场握手的深意，我们得回

到那片孕育它的土地与针线。湘西苗绣，是一部以针为笔、以布为卷的无字史诗。这部史诗的色彩，是一场大胆的对话。太阳的火红、植被的翠绿、天空的湛蓝、土地的玄黑，这些源自自然的色彩被苗家人并置、碰撞，交织出热烈而和谐的生命交响。绣娘们从自然中撷取花鸟虫鱼、飞禽走兽的形貌，再通过夸张、变形与组合，将它们升华为充满灵性的符号，绣进衣襟、袖口，也绣进孩童的帽顶。

在苗绣的众多载体中，童帽尤为特殊。在苗族，儿童服装是成人装的简化，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帽饰上。童帽的款式，顺应着自然的节律，有凉帽、船帽、罗汉帽、虎头帽、猫头帽、狗头帽、龙凤帽、麒麟帽、八仙帽等，花色艳丽，制作精细。  
童帽不仅是顺应四季的实用之物，更承载着无限祝福。在苗族的文化谱系里，虎是力量、权威与驱邪的神性符号，与盘瓠、蝴蝶妈妈共同构筑起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。一顶传统的虎头帽，色彩浓烈，纹样繁复有序，凝聚着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与孩童的祈请。  
以李彦为代表的年轻设计师们对虎的形象进行了创新，圆润的廓形、含笑的眼眸，消解了传统图腾的压迫感，代之以可亲可爱的互动性。虎，不再仅仅是震慑

邪祟的山君，更是守护童梦的温柔伙伴。古老纹样轻盈走下，融入了现代日常生活的温暖光照里。

李彦所代表的，是一种积极实践。让苗绣通过市场获得生命力、实现自我造血。当一顶虎头帽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潮品，它不仅是一件器物，更是一种审美趣味和文化认同。佩戴者或许无需深究纹样的神韵渊源，却能在潜移默化中，感受到一种区别于工业流水线的温度，一种带有故事与呼吸的美。

湘西苗绣，过去记述着迁徙的路线、祖先的训诫与自然的法则，如今正通过年轻人的手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